



飞越泸沽湖
◎陈顺源

黑色烟火

◎施鹏

深居夜幕
不该贪图太多月色
以免倒映在地上的世俗
过于曲折
然而，横过马路的风
深谙三月的乍暖还寒
尽显世故

可是，一树一树的年轮
始终绽放
而我，也按捺不住身体
里的微芒
如同十字路口沥青裂缝中
呼啸而出的无数种远方

紫琅诗会

是啊，我拙于呐喊
可黑夜也无法封印我的
灵魂
越是三缄其口
越难掩饰一个个
即将脱口而出的星光

岁月流金

泄洪的重任，奈何口径狭小，
夏日暴雨倾盆，“大河涨水小
河满”的情景经常上演，农田
成泽国，道路变水巷，可孩子
们却似得了“水上乐园”的入
场券，光着脚丫，欢呼雀跃，
手持自制网兜捞鱼摸虾，笑
声似银铃般在河面飘荡。那是
这条河给予的纯真馈赠，
是童年最明艳的色彩。

过去，涵洞之外不远处
有座简易石桥，桥面由预制
板拼凑，两块板宽，两侧无护
栏，中间有缝隙。骑车过桥，
恰如高空走钢丝。胆大者呼
啸而过，胆小者只能推车慢
行，偶有“失足”落水者，大多
能被村民及时救起；极少数
不幸者就此长眠河底，成为
这条河的悲伤往事。

如今的桥宛如长虹卧
波，坚实耐用，汽车飞驰其
上，奏响现代乐章，往昔惊险
成了老辈们口中的故事。村
子在城市化浪潮中“换装蜕变”，
农田退隐，自来水入户，
河的使命似暮年英雄，渐渐
“卸甲”，唯留岁月褶皱、沧桑
瘢痕。但在他心间，这河是
故乡根脉、灵魂归处，是眷恋
故土的“脐带”，永不割舍。

一位老人蹒跚而来，目
光抚触他的脸庞，尽显慈爱
温柔：“儿子，回来了？”他鼻
尖一酸，眼眶泛红，暖意漫上
心头，轻声回应：“是的，妈，
回来了！”

夕阳似火，余晖倾洒，河
面一片金黄。他挽起母亲的
手臂，缓步向家中走去。母
亲白发在风中轻舞，于夕照
中格外醒目。

老家门前一条河

◎彭常青

老家门前，悠悠流淌着
一条河，宛如一条银色丝带，
轻柔地缠绕在他记忆深处。

儿时印象里，这条河是
个矛盾又迷人的存在。河面
时而宽阔如海，时而逼仄如
巷。宽阔时，小伙伴们憋红
脸、铆足劲甩出的石子总也
飞不出河面；狭窄时，父亲只
一个猛子，便能轻松扎到对
岸。而河水也似任性的精
灵，有着冰火两重天的脾
性。盛夏时烫得厉害，小伙
伴们整日赤条条泡在水里，
也觉暑气难消；可有时又冷
如冰窖，二叔醉酒不慎失足，
捞上来，全家人整整捂了三
天，才将他暖回来。

打记事起，这条无名河
便静静地流淌于此，默默润
泽着这片土地。河水虽浑
浊，但回家撒几粒明矾，便清
澈透明，成为煮茶烧饭的“生
命源泉”。他时常像个虔诚
的小信徒，趴在水缸沿边，目
不转睛地盯着泥沙簌簌沉
降，宛如看一场梦幻魔术。
母亲年轻时健步如飞担水回
家的身影，如烙印一般深深
刻在他的脑海，成为童年永
不褪色的温暖印记。

年岁渐长，他方知晓，这
条看似天然质朴的河实则
是人工开凿、引自长江的“智慧
结晶”，是当地水利棋盘上的
关键一子。不远处，有与之
十字交叉的“二级河”，如忠
诚伙伴，并肩守护这片沃土；
几公里外，还有条长长的、蜿
蜒似游龙的河，被唤作“龙游
河”。这片土地曾是江中沙
洲，史称“永安沙”，成陆并不

久远，20世纪初始与长江北
岸“握手相拥”。因其膏腴肥
美，引得全国18省移民纷至
沓来、扎根垦荒，祖父便是当
年从老家南通携家带口、逐
梦而来的拓荒者之一。打
小，家中大人杂糅的乡音透
着不同地域的韵味，被邻里
乡亲笑称为“东路人”，那是
先辈们迁徙足迹的鲜活注脚。
记忆中，家里常迎来一
群特殊客人。大冬天，他们
在地面铺就稻草，摊上被褥，
席地而卧。他们晨曦微露时
扛着工具出门，夜幕深沉时
拖着满身疲惫归来。屋外空
地，烧饭师傅用砖头垒灶，烟
火升腾间，饭菜飘香。师傅
热情豪爽，每次盛饭都不忘
给他留出一碗。那荞麦等粗
粮烹制的饭食带着别样质朴
与新奇。舌尖味蕾记住的不
仅是饭菜滋味，更是那段充
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温暖时
光。这些客人实则是奔赴龙
游河“战场”的河工，寒冬腊月
农闲时集结，用汗水与坚毅，
在河道上书写奋斗篇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此
刻，他静立河坡，凝视涵洞口
飞旋的漩涡出神。儿时，涵
洞开闸，漩涡仿若神秘黑洞，
散发魅惑魔力，他满心好奇，
幻想漩涡下藏着童话宝藏、
奇幻王国。不料，一天意外
失足，冰冷的河水瞬间将他
拖入黑暗。意识迷离之际，
一只大手将他从死神掌心夺
回。自此，漩涡成了他童年
记忆的“朱砂痣”，每次回想，
都心有余悸。

简陋的涵洞肩负着排涝

阳台外的广玉兰

◎明思践悟



推开我家北阳台的玻璃窗，两株广玉兰便映入眼帘。它们像两位身着墨绿长袍的智者，十六年来始终以默默的姿态守护着我的书房。每当晨光初现或暮色四合时，那在风中轻颤的叶片总会将斑驳的光影投进窗棂，仿佛在书写一部关于时光的日记。记得初遇那年，它们还是朝气勃勃的少年，只有一楼多高。我从四楼俯瞰，圆润的树冠宛如翡翠雕琢的蘑菇；站在树下仰望，又似两柄撑开的绿罗伞。那时我便暗自思忖：这定是造物主特意为水泥森林留下绿色诗行。

十六载光阴在年轮里沉淀，当初的少年已成长为五楼高的巨人。水桶粗的树干裹着龟裂的灰色树皮，纵横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密码。最令人惊叹的是那永不褪色的绿——层层叠叠的叶片织就了立体画卷，春日的嫩绿、夏日的浓绿、秋日的深绿、冬日的墨青，在钢筋水泥的背景下始
终保持着水彩画的鲜润。

绿叶扶疏映碧空。这些卵圆形手掌大的叶片堪称大自然的杰作，正面如同打过蜡似的油光晶亮，背面却覆盖着锈色的茸毛。风过时，整棵树的叶子齐齐颤动，像是无数绿色的手在鼓掌。最妙的还要数它们谢幕的方式——不像众多树木在秋天集体凋零，也不像香樟树在春天短期内集中“换装”，而是三三两两地优雅退场。某个清晨，当你走在广玉兰树下，不经意间，“啪”一声，一片老叶完成了使命，飘落时还在空中跳完最后一支旋舞。

白羽含露娇欲滴。五月初的某个拂晓，花苞突然炸开了第一朵。然后就次第开放，前后长达月余，美不胜收。起初是鲜绿枝尖上暗结毛笔头似的青蕾，两三天就长大，犹如一只只鹅蛋安置在枝头。待到完全绽放，那羞羞答答、又大又白的花瓣张开，花芯处鹅黄色的雌蕊簇拥成塔，清新典雅、粉嫩丰腴、纯洁无瑕，远远望去，那花就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白鸽，让人分外喜爱。

轻风吹拂送幽香。广玉兰花开不像桂花那